

清代內務府高家世系表

# 大學士高晉之死

## 與乾隆四十三年河南儀封水災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現正推出「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檔案與圖特展」，其以人、事、地為主軸而規劃出的三個單元主題，分別展示有清一代重要治河官員、重大水患以及清政府投注許多心力試圖治理的河川湖泊。當我們細心地爬梳每一事件或每位人物在歷史舞臺出現後所留下的文獻檔案與歷史紀錄，將發現這些人與事之間，正述說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也更具體了解到：清政府動員治水過程的複雜性。本文是在深入翻閱清代河工檔案文獻中，注意到乾隆四十三年發生在河南省儀封地區的一場特大水災，故事主人翁是治水名臣高斌的親姪，當時身為兩江總督的高晉，奉命從江南趕赴災區督辦河工，最後卻死於儀封工所的過程。

鄭永昌



### 內府世僕：高晉的家世背景

高晉（一七〇七～一七七九），字昭德，父高述明，滿洲鑲黃旗人。高氏家族世居遼陽，先祖高名選，立國之初舉族歸順，隸鑲黃旗包衣下旗

鼓佐領。子高登永，官至直隸兵備道。高名選之孫高衍中，官至內府郎中兼參領、佐領。高衍中有三子，長子高述明（？～一七二三），官至陝西涼州總兵官；次子高斌（一六九三

～一七五五），先後任蘇州織造、兩淮鹽政、河道總督、吏部尚書、內務府大臣、大學士等職，為高家發跡的關鍵性人物；三子高鈺（一七〇一～？），乾隆初年由藍翎侍衛調江南蘇州營游擊之蕭營守備，遷江南壽春總兵官。由此可見，高氏家族在高斌以前，雖未見高官顯貴，但也不乏為官之人。而高斌之後，逐漸奠定高氏家業，並展現出清代高家一門顯赫的聲望。

高斌長女在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諭令許與當時寶親王弘曆為側福晉，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冊封貴妃，十年（一七四五）正月晉封皇貴妃，未幾病逝，謚慧賢皇貴妃，而高氏家族也以皇族外戚的身份，從此深獲眷寵。高斌子高恆（？～一七六八），官至兩淮鹽政。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兩淮鹽引案事發，高恆以勾結鹽商，貪贓論斬。高恆子高樸（？～一七七八），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看來仕途未受父罪牽連，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調兵部右侍



清高宗 《賜江南河道總督高晉臺舊作韻》 收入阿桂等奉敕撰 《欽定南巡盛典》 卷十二 故殿00564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郎，更因揭發內監高雲從劣行而深獲乾隆帝賞識，四十一年（一七七六）被派往新疆葉爾羌辦事，卻在兩年後因涉盜賣官玉被烏什辦事大臣永貴揭發，步上與父親論斬的相同下場。高斌一房雖子孫屢獲罪譴，但長兄高述明一房，則在高晉兢兢業業，克己守職之下，成為繼高斌後第二位重要人物，也是高家繼高斌之後因治河而出名的要官員。

高述明子嗣中，高誠、西寧兩人雖曾分別擔任過織造、鹽政等職，但都不如其弟高晉，長期深獲乾隆帝的賞識。高晉在高述明子嗣中排行第四，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奉雍正帝命，隨胞叔高斌在任所學習，三年再送進京。雍正帝稱高晉年輕有出息，命高斌著實教導，望其成人。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娶漕運總督性桂胞弟德立之女為妻。次年，高晉回京覲見，被授以山東泗水縣知縣，正式開啓了高晉的仕宦生涯。從雍正十年至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二十餘年間，高晉歷任地方知縣、知州、榆葭道、江南淮徐道、山東運河道、按察

使、署兩淮鹽政、安徽布政使、江寧織造，至乾隆二十年調升安徽巡撫。在巡撫任上，乾隆皇帝曾賜詩高晉，曰：

江分上下各撫治，簡劇因之寄任殊。以汝慎勤應勝此，鳳盧其念海災區。

乾隆皇帝以慎、勤兩字稱許高晉，可見對高晉的賞識，也反映高晉任官安份勤奮的態度。

### 投效河干：高晉的治河政績

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春，乾隆帝開始第二次南巡，親臨河工巡視後，隨之命令安徽巡撫高晉會同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協辦徐州黃河南岸堤工，為高晉投效河工，累積治河經驗的開始。事實上，乾隆帝內心中，也正在計劃培養高晉在治河方面的才能。一方面固然由於高晉的家世背景，其自幼追隨高斌在河工學習，累積了一定的治河經驗；另一方面高晉為人勤慎，不僅是當時河道官場中難得一見的官員，也因為高晉與乾隆帝之間的主僕情誼，使高晉獲得乾隆帝對他更多的信任。

境，乾隆帝曾對白鍾山諭示說：「從來總河與副總河必不和，而汝又與高斌有嫌，若此心不化，將來必致兩敗俱傷，且汝老矣，以私言之，得一相助之人，以公言之，為國家造就一好總河，以繼汝後。汝功更大，當實心悅服此訓，勉力行之。」在白鍾山的用心教導下，高晉對隄埝工程、修防搶護等工作上，不僅累積豐富的經驗，也做出出色的表現。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三月，當白鍾山辭世後，高晉順理成章，繼任江南河道總督一職。乾隆二十七年，乾隆皇帝在一首「賜江南河道總督高晉」中寫道：

撫皖昔參俎，督淮今建旌。簡賢我惟切，盡職爾應誠。兩世司河務，一心如水清。易哉為國幹，便是繼家聲。

詩中指出，高晉前為安徽巡撫時，命為副總河，俾使熟悉河務。乾隆帝期許高晉能繼高斌之後，致力於河務，一以報朝廷委任恩典，也勸勉其彰顯家族聲譽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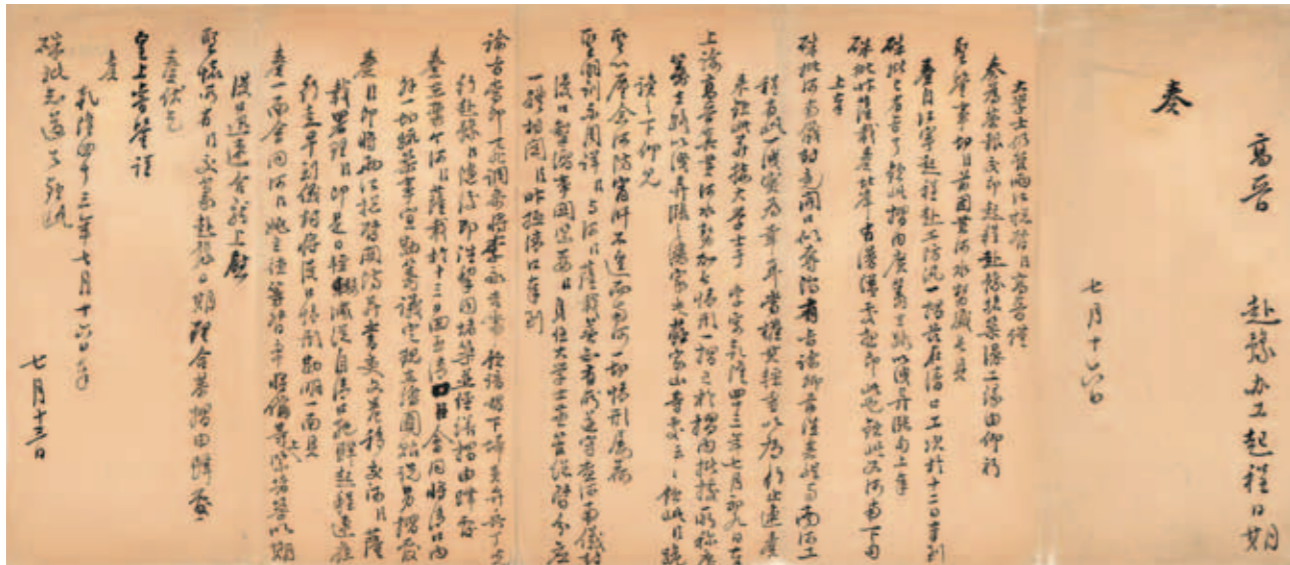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河南楊橋大

高晉的初試啼聲沒有使乾隆帝失望，在疏濬河道，修築隄工方面，都能克盡職守。乾隆帝對此曾公開地發佈上諭稱讚高晉：水災與旱災相比，旱災發生，赤地千里，只能祈求上天的恩澤；至於整治水災必須靠人，但困難之處則是治水當得要領、任事當求忠實勇往之人，安徽巡撫高晉，則是他認為的任事大臣。這種讚譽，對高晉投身治河事業，無疑發揮具大的鼓舞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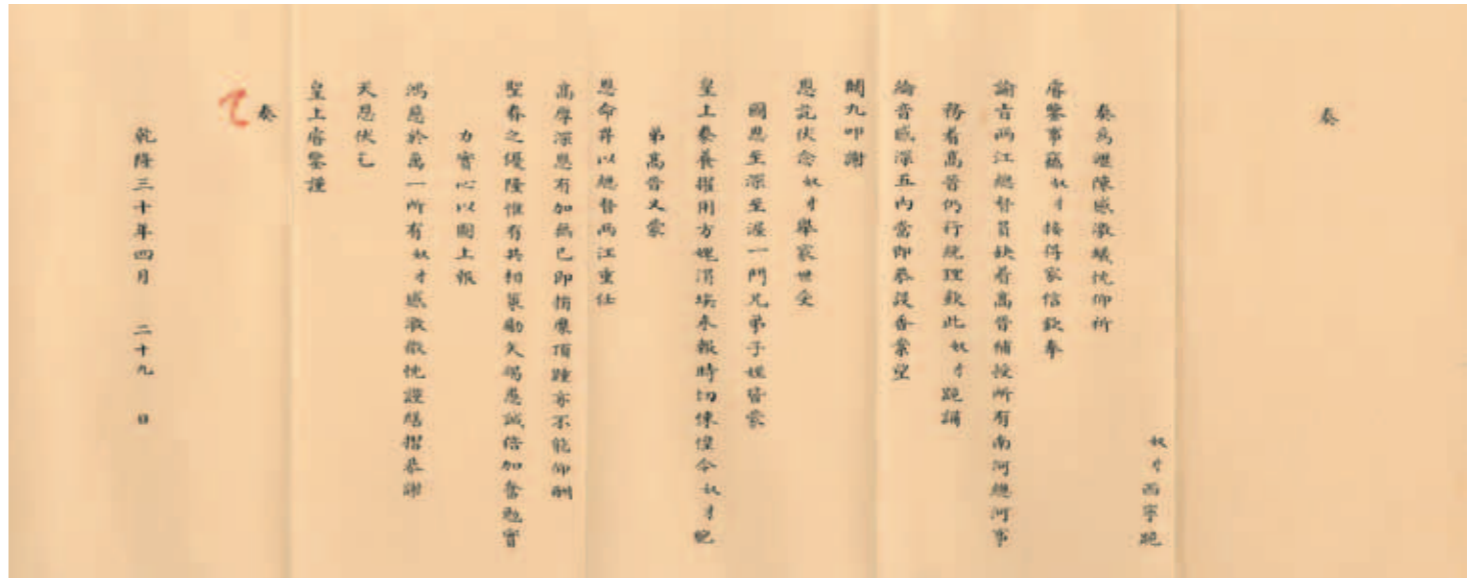
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三月，高晉以欽差協理江南河工安徽巡撫的身份，開始參與江南河工事務。江南河道，是清政府治河重點所在，此地黃、淮、運三河交匯於洪澤湖清口，水患頻仍，關係淮揚地方民生經濟命脈；其次該區為江浙漕糧南北運輸咽喉，運道是否暢通，供應北方漕糧是否穩定，端賴於江南河道的通盤管理與控制得法。乾隆帝即指出，江南工遠事繁，在在緊要，必得練習河務之人，以資襄助。遂決定將高晉派往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處效力學習。為了提供高晉有完善的學習環

水，水勢漫延，由尉氏縣賈魯河奪溜南趨，對此次大災，乾隆皇帝多次在諭旨中指出「豫省決口要工，實係全河要害」、「豫省急工，實係全河利害」、「河南楊橋奪溜，實為全河第一關鍵」。遂以高晉久任南河，諸事熟諳，令其率同南河弁兵將備，星赴豫省協助災務。在高晉的全力協助搶修下，不到三個月便成功地將漫口堵築，隄壩順利合龍。這次參與河南水災的工作，不僅讓乾隆皇帝深信高晉的治河才能，也對他愈益倚重。無論是勘視永定河水災、欽派整頓錢塘江防洪工作，都見到高晉的身影。

在江南河督任上，高晉先後整治淮揚下河高寶、興泰等州縣積水，並開鑿丁溪、小海二閘引河，導引盛漲河水匯入王家港歸海；於上岡、草堰、陳家沖三閘處開引河，匯入射陽湖歸海，使數州縣積水，節節流通；另拓展金灣六閘金門，導水歸江；又拓展寬清口東西壩，使洪澤湖湖水暢注，紓減湖水倒灌下河之患。並加固山安、海防兩廳北岸五套、南岸陳家浦舊隄，添築魚鱗越隄。又於雲梯關



大學士仍管兩江總督高晉 《奏為恭報交印起程赴豫省堵築漫工緣由》 奏摺錄副 乾隆43年7月13日 故機02070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西學 《奏謝奴才胞弟高晉蒙恩命授以總督兩江重任摺》 乾隆30年4月29日 故宮04613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處加築堤堰，導引漫灘之水匯入正海。這些措施，皆深獲乾隆肯定與支持。在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乾隆帝第四次南巡回鑾之際，親臨勘視高晉河督任內的成績，深感滿意，賜



大學士高晉 《移建清口東西壩並開挖陶莊引河》 奏摺附圖 乾隆43年6月11日 縱74公分 橫93公分 故機02018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高晉詩曰：  
東南稱澤國，保障畀雙旌。  
詎在工穿鑿，惟應盡敬誠。  
隄堅幸黃刷，口拓暢淮清。  
實爾推行善，毋須揚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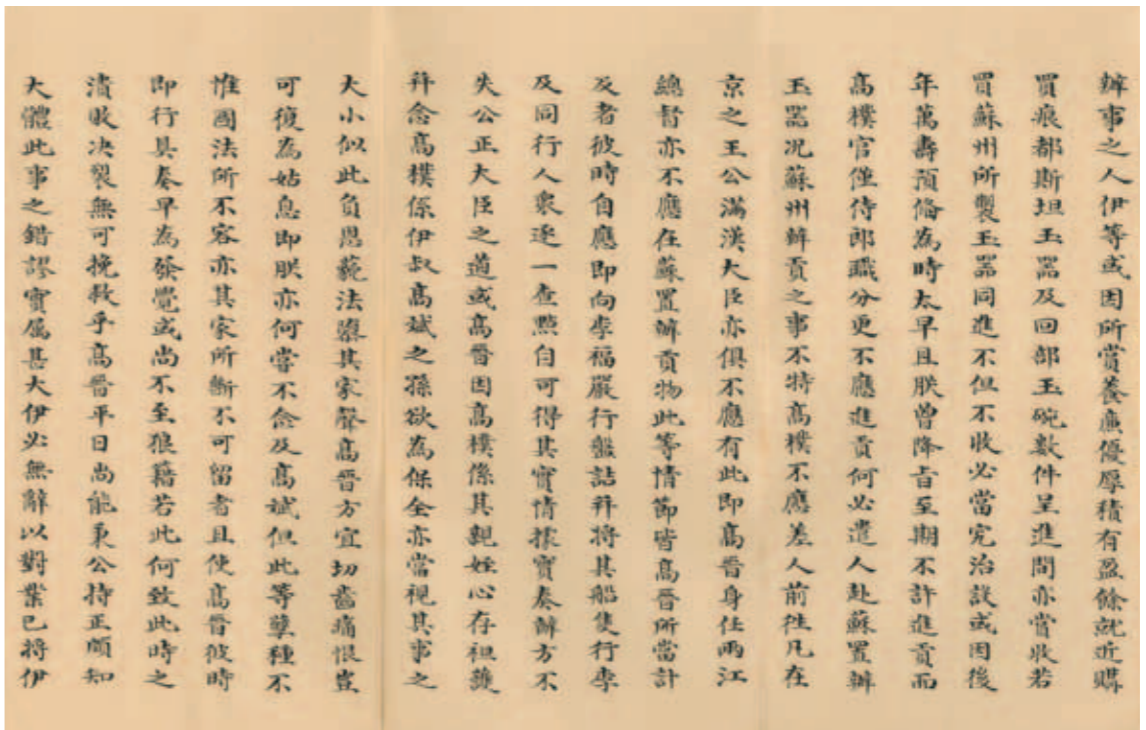
洪澤湖清口為治黃關鍵，自康熙帝以來朝廷投入龐大的人力物資，極力確保清口水勢安定。高晉督河期間，穩定清口的順暢，再次證實乾隆帝早年積極培養高晉為治河長材的用心。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後，高晉雖經歷兩江總督、授文華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等職銜，但仍統理所有南河治河工作。高晉治理南河的貢獻，以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奏請開鑿陶莊新河一事最值得稱道。陶莊位於黃河北岸，洪澤湖清口對岸之處，自康熙年間即為減緩黃河倒灌清口威脅，於清口北岸陶莊地區試挖引河，導引黃河北行，然因屢挑屢淤，遂告失敗。乾隆初年，曾欽派大學士鄂爾泰（一六七七～一七四五）親赴清口勘視，並與河臣高斌酌商重開引河計劃，均以難行未果。乾隆帝時常以清口屢遭黃河倒灌威脅為念，認為陶莊引河不開，終無法紓緩清口被黃水倒灌之患。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兩江總督高晉會同河臣吳嗣爵、江蘇巡撫薩載的重新規劃，奏請開挖陶莊引河，乾隆硃批稱

讀曰：「此奏皆合機宜形勢，是治淮黃一大關鍵。」經朝廷與地方多次往返討論，決定是年九月興建，次年二月竣工。陶莊引河的開挖，是乾隆朝整治清口黃河為患的一大工程，也是高晉在督河任上的一大貢獻。乾隆四十一年冬，高齡七十的高晉獲頒御書「鈞節延禧」匾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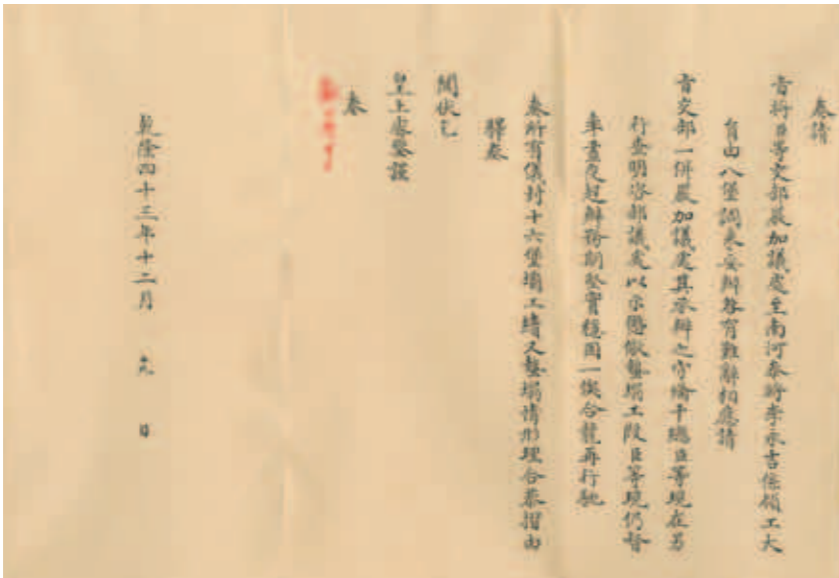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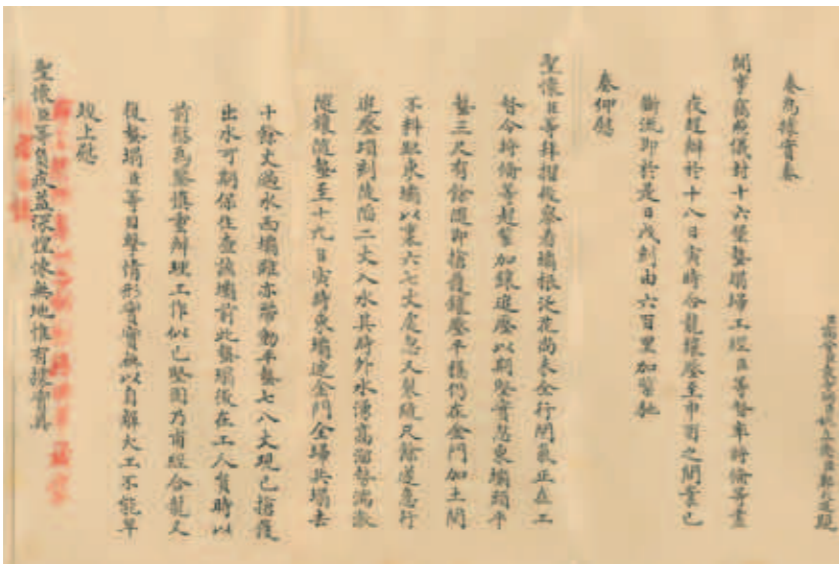
**鞠躬盡瘁 病逝儀封**

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無疑是河南省的災難年。先是乾隆四十二年入夏以來，人民飽受乾旱之苦，受災區域包括開封、彰德、衛輝、懷慶、河南五府。四、五月間，清廷除下令蠲免被災地區錢糧、開倉賑濟、出借糧種外，更要求地方清理刑獄、設壇祈雨。乾隆皇帝更多次發佈上諭，表達其對河南旱災的憂慮。

閏六月間，或許上天感應，河南開始遍降甘霖；接著也許是上天開玩笑，這次降雨竟造成大水，高晉更因參與督辦災務，積勞成疾，病逝於儀封工所。大水首先發生於河南祥符縣時和驛八堡地方，據河東河道總督



高晉〈為奴才任高僕私賣玉石奴才不能覺察罪甚現自議處摺〉(局部) 乾隆43年10月10日 故宮05861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高晉等奏摺〈奏報儀封十六堡壩工續又暨場情形摺〉 乾隆43年12月19日 故宮06314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姚立德奏稱：開封府一帶河水接續增長，時值北風大作，位處黃河南岸的祥符縣時和驛八堡，大隄兜灣迎浪，風勢擁激，子堰隨築隨塌，人力難以施展，隄工被沖決三十餘丈，洪水更漫入賈魯河湧進淮河。經地方官員拼力搶修，時和驛漫口總算得以堵塞。

然而，雨勢持續不息，黃河上游寧夏一帶水勢增強，河南周邊諸河也因連日大雨，眾水齊發，加以東北風勢狂勁，諸河匯黃而下，開封之儀封、考城等九處隄岸遂遭洪水潰決，其中以儀封十六堡因逼近黃河主峰，被沖出長達七十餘丈寬決口，洪水並再次漫入賈魯河，自考城、睢州、寧陵、永城，經安徽亳州，直達淮安洪澤湖，造成巨大災難。面對災情，乾隆帝認為姚立德的治河經驗不足，遂多次諭令高齡七十二歲的高晉，自行酌量能否前往協助督辦大工。

至一百五十餘丈，情況愈益是危急。促請高晉動身赴豫的數道上諭，均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傳予高晉，說明乾隆對高晉治河能力的倚重。高晉接奉諭旨後，當即調派參將李永吉，選帶諳習樁埽守備四員，千把、外委、協辦、效用等兵丁一百名，於十三日晝夜過程，迅速趕赴儀封工次。對於乾隆帝的倚重，高晉只能鞠躬盡瘁。

對於這次儀封大水，乾隆帝是相當關注。他傳諭高晉，令高晉將連日施工情況？每日可下幾埽？約計何時可以合龍？他都要清楚掌握。爲了紓解乾隆的焦慮，高晉最初奏稱當年九月內即可將漫口堵合。然而天不從人願，正當儀封十六堡堵築工程即將進入合龍時期，九月十八日夜，西北風暴狂作，黃河復又暴漲，主峰直注口門，兵役攔護不及，時和驛前已完成的埽工，竟遭風浪吞噬，全行塌去，口門沖寬一百餘丈。由於時和驛位居儀封上游，必須先行堵築，儀封漫口合龍方得穩固。因而原希望九月內合龍的儀封漫口，遂因時和驛口門擊溜，以致工程稽遲。爲了爭取完工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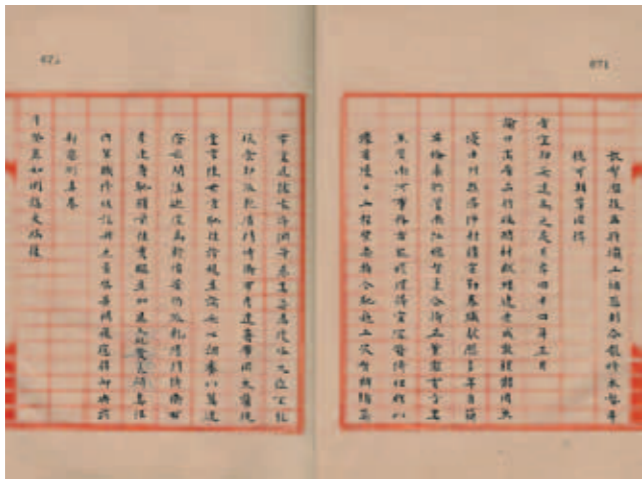
效，乾隆帝即諭令高晉轉赴時和驛督辦工程。

正當高晉趕赴時和驛與河水搏鬥前夕，竟爆發堂姪高樸私採葉爾羌官玉販售內地案，乾隆帝獲知後大爲震怒，隨將高樸嚴審正法外，並認定

高晉存心隱瞞袒護，定罪欺君，令將高晉交部嚴加議處。當時乾隆皇帝的做法是恩威並施，既斥責高晉姑息養奸，另一方面催促他實心效力，加緊堵築儀封決口。在發給高晉的一道上諭中，具體透露出乾隆帝的想法：

伊聞此事，亦不必過於畏懼。……朕委任高晉，原因其地方公事實力妥辦，而於河務亦能實心籌度。是以屢次加恩，今特派其前赴豫省，督辦堵築事宜，實倚以辦此大工，俾得迅速，若伊心存惶惑，轉於公務懈弛，不能上緊藏工，則其獲罪無可解免，朕不能復加曲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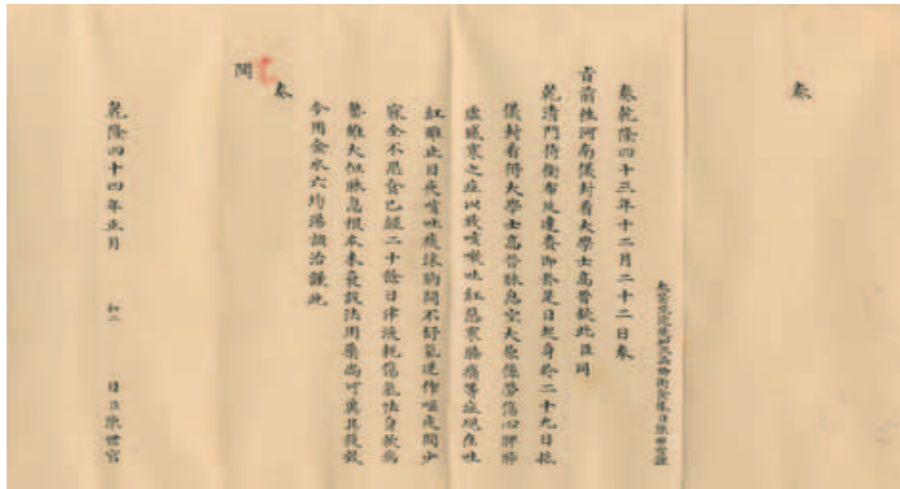
高晉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儀封堵築工程出乎意料的漫長，原定九月內可以合龍的期限，卻因時和驛八堡口門壅塌而一再延後，例如十一月間，時和驛八堡新築埽工又先後兩次崩塌；十二月中旬，正當時和驛八堡漫口終告合龍之際，儀封十六堡又傳來新修埽工墮陷的消息。一連串工程挫敗，乾隆皇帝對高晉的責難也日甚一日：「高晉等督辦何事？責無可辭，著交部嚴加議處」、「高晉豈尚得稱爲河防老手，以副朕之委任乎？」對於高晉督辦工程的能力也開始產生懷疑。年邁的身軀、竣工的壓力、老天不加眷顧、以及家族的拖累，高晉終究無法承受君威之重，終於病倒時和驛八堡工所。據乾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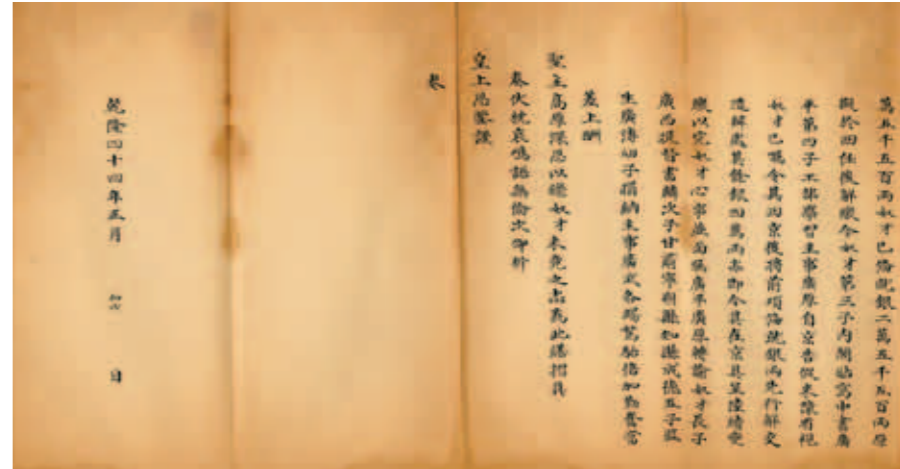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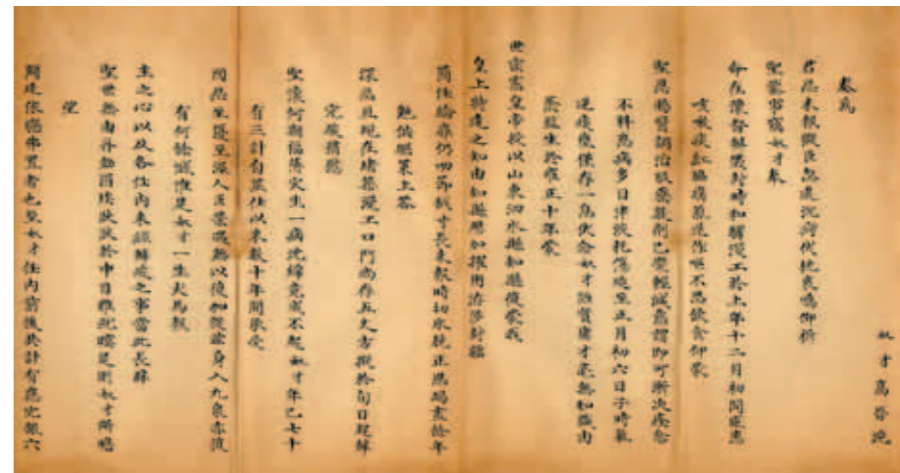
《國史大臣列傳正編》〈高晉列傳〉卷152 清國史館本 故傳00583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高宗〈懷舊詩二十三首〉收入清高宗撰《鈔本高宗詩四集》卷59 清乾隆間內府烏絲欄寫本 故殿02793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太醫院院使陳世官〈奏報大學士高晉病情摺〉乾隆44年正月初2日 故宮06324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高晉〈奏陳君恩未報而患沈痾〉奏摺錄副 乾隆44年正月初6日 故機02261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四十三年十二月底工部尚書袁守侗奏報大學士高晉出現咳嗽咯血症狀，乾隆帝覽奏後隨之派遣乾清門侍衛布達寶帶同太醫院堂官陳世官趕赴工所診視，並諭令高晉靜心調養。然而，早已心力交瘁的高晉，終在四十四年

（一七七八）正月初六日子時，留下一封遺摺交待身後之事，即與世長辭。  
**身後哀榮：乾隆皇帝眼中的高晉**

高晉的辭世對乾隆皇帝而言是極

內容，讀來是一篇表揚文章；而乾隆帝又撰致高晉輓辭中寫道：  
本以修隄藉碩謨，詎虞病不起中都。祇緣下捷虧工屢，更值積穰敗事殊。漠不關心豈卿也，愁因致疾究忠乎！考終入祀夫何恨，寧識懷賢痛惜吾。  
詩句中乾隆帝具體表達他對高晉病逝的看法，認為高晉因督辦儀考大工，績久無成，憂慙致疾；面對高樸案，高晉亦因慚愧驚惶，引罪無顏，

病遂加重；然乾隆帝也肯定高晉生前作風，指出若不知愧慙，即不成其為高晉矣。輓辭最後流露對高晉病故的痛惜心情，也肯定高晉的從政為官，在督撫中堪列傑出人材，尤其對他嫻熟河務，更讚許「舉世罕能與其匹敵」，念其勤勞國事，下詔入祀賢良祠。  
高晉去世三個月後，清高宗寫了一篇題名為〈懷舊詩〉的詩文，其中

將高晉列名為乾隆年間五位傑出督臣之一：

從來擅督撫，德才量并重，以此下僚中，百不一二中。自知縣起者，臻斯必超眾，晉也實其人，故悉下情洞，更兼習河務，要任久倚重。乃以治河決，來豫屢稽功，憤懣因致疾，不起誠堪痛。歷歷懷舊臣，中外資經綜，而予未歇肩，籲俟期與共。

高晉歷任封疆大吏三十年，勤慎奉職，由縣令起家，深悉下情。在治河上，謹守高斌之法，修防疏築，實心經理，乾隆帝甚至認為：「當今通曉河務者，無出其右。」縱觀乾隆一朝，最能讓他信賴倚重的河臣，高晉當之無愧。在乾隆四十三至四十五年之間，乾隆皇帝留下了許多有關河南儀封水災的詩句，而在〈渡黃河即事六韻〉一詩中有兩句：「一自儀封決，常懷午夜驚」，或能解釋他關懷民瘼，也透露著痛失一位能替他分憂解難的督臣吧！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